

泰山集

頁

和書門類			
二	七	七	一
一	八	八	一
四	一	八	一
冊	架	函	號

内閣文庫			
二	七	七	一
一	八	八	一
四	一	八	一
冊	架	函	號
和書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7771
冊數	4 (3)
函號	143 53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泰山集

雜著

甲乙錄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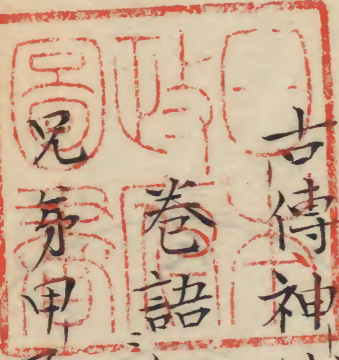
續日本紀曰奉勅修日本紀至是功成奏上紀三十

卷系圖一卷今有紀元系圖蓋收釋日本紀者是

也當附刻本書者也

古傳神代上卷天神未降地下卷則地神也又曰上

卷語伊勢下語賀茂



乙訓同

地水一圓丸而天包乎其外此圖出於忌部正通神

明治十三年購求



代口訣蓋古昔神人之所傳
 可謂啓千古之秘矣西土諸
 儒不知此理至萬曆年中蠻
 人始發明此說有地球等之
 作

正通又圖天御中主高皇產靈神皇產靈國常立等
 此則非是凡以繪圖論事往古無之是亦繪像木
 像之類也

軒廊在紫殿西圓柱有屋无床
 菊理媛與泉道守猶幸魂奇魂也

一說以日神為氣化故曰吾息雖多重遠謂胎化正說也

左東也右西也右之荒魂本為月讀尊之荒魂雄略
 天皇時外宮鎮座以後自為外宮之荒魂依外宮
 水德之義也

造化日神胎化日神諸家不分明是由不明乎荒魂
 之蔽也

予門人頃上京訪松下氏問答多西峯博學而神道
 先古傳只推說耳予波門人奉神武紀一柱騰宮
 問之兩峯引證異朝書及唐詩對之其說是繁衍
 門人曰吾師謂皇居階皆教級是行宮也故只橫

コレアウラスベン

一柱為一階耳西峯大喜人舉山科陵西峯乃行
見之某氏亦從陵在山上石垣六角每角八九間
中有堆假山是寶陵也中古盜發掘之墜蓋石於
山下里人力不能還故處注來人不審之只拜其
蓋石耳西峯有志人可尚

或所謂泉津平坂者不復別有處所但臨死氣絕之
際是之謂歟岳加曰是述奧秘也

九神配九道以為九宮與儒習合之說也

九宮始出千鎮座傳記

神代只言三道耳有春秋无冬夏之名知日南日北
之漸移乃淳化被千海濱諸國之人矣此天人之
神道也

已生六神而後吹生大地海原之諸神矣天人一也
京家上卷最初之高皇產靈已以人骸言故以神皇
產靈為家守此說甚確是可疑

龍訓立龍蓋高尾神歟
兼俱以貴船為高龍然鴨神主曰有一社秘傳非他
所知也

伏見殿无嗣諸卿議以後水尾皇子為養子西陳鍬
匠埋忠家僮自稱伏見殿子鞠問之果有伏見殿

下賜短刀蓋其母嘗為伏見殿賤婢因有以夏乃
立繼伏見家今之伏見殿父是也此亦丹塗矢字
葵神武帝御紋菊桐起於神代字未聞其始

十一月十日白山神主為拜聽御講釋登城予問白
山鎮座之次第神主授以奧祕甚詳與世人所聞
異矣亟加嘗示予以廣問諸國之人於今不敢忘
也

三輪一坐祭幸魂奇魂菊理媛一神兼泉道守者宜
哉

內宮御供无鳥外宮有鳥賀茂進雉春日祭懸獸

神樂古者只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如舊事紀

之說一條院御宇以來有歌物見梁塵秘抄

三事傳授之人行如市人可不敬哉以上丁丑所聞

新刊古語拾遺跋大津四宮神主左兵衛所作嘗字

於出雲路

笏備三種德向比鏡直比釵持守之心玉也

八開手小大大小小大无間連續而打也

中臣被无相承之師印證之不可行事不可誦說此

伊勢之法也

桑名松雲一閱風水草著諸葉草二冊梨木左兵衛

序之松雲冬還仕仙臺因過武江予乃一二指
其病處松雲取焉以此攷之京家不直受岳加以
箱相授故差多数子中不諳伊勢所其本可謂志
淺也

東山八坂鄉今亦時名珠產焉

荒祭多賀荒魂也正殿不可名言故和魂之名亦不

奉稱焉至變人杵尊備荒和奉祭也

別殿祭荒魂者荒祭與多賀耳

山奧亦鹿鳴也世事喧雜雖尋岩窟難覓也

公家有職傳曰男陽也結髮為陰兩耳上高縮如前

天王寺聖德太子像如此也女陰結髮為陽頂上

縮束懸王為飾今北近江山中婦人縮髮猶存此

風婦女垂下髮者起于中古西峯引古今注證散

新髻加美之訓可謂傳會也男著袴女不著袴此古

禮也然今堂上官女著緋袴禮有古今不可不博

考

兼俱曰日本冠始于推古天皇御宇都翁曰有職傳

云冠始于神代舊史紀有諸尊之冠蓋冠字則同

而日漢其制不同日冠纓一條右背後垂下漢冠

纓在耳出兩旁又出雲風土記曰神門郡冠山大

神之御冠云、是亦冠在神代之證也。八坂瓊曲玉初在御版、又羽明玉所得亦有之、蓋大神之佩瓊多、今所存、在皇居、在内宮、宗像亦古有。舊事紀所謂冠蓋真碎葛之類、挿之首者耳。

三女神祭於筑紫、當在素尊逐降之後、何者素尊遂降、水科被除物、至拔髮、凡蓋赤裸、葭笠到于出雲國也。後數十百年、追本、沂源祭三女神於西國、欽予嘗記三十年前、太和姬世紀未流布、世間人皆說大神自大和國、徑鎮座、内宮未嘗知、數年遷徙。

諸國久而後定也。三女鎮座蓋亦類此耳。

三十年前、太和姬世紀、外宮一本、上鴨一本、始出上

鴨、本予見之、連幅玉軸、古代本也。

新嘗會始、于日神、大嘗會始、于神武天皇、即位祭天

神地祇。

十二月、除破等、日曆注始、除又注御髮上、此日天子

一年、御落髮、御爪等、奉收於大和國、多武峯、土廣

人流、河入海、或燒之、非是。

伊豆權現、寶庫有神鏡、正合古傳。

素尊入於根國者、八雲與寶劍也。

百姓神寶之外浮寶也

伊勢三節祭六九十二月日皆十六日十七日也九

月神嘗也六月十二月月次也除外二月十三日

祈年四月十四日神服祭以五度為大禮古皆有

勅使

九月十一日命勅使十二日發駕十六日外宮同晚

內宮拜參

一晝夜之息凡二萬五千計古人曰一萬三千九百

息可疑

倭文鎮物之名此安家之說也鎮御簾物亦曰倭文

延喜式所謂倭文何尺謂裝束袖口之露是鎮長

袖之翻也今士庶之服初裁縫時每縫有倭大是

也倭文本義如此地名緇名後轉變有之耳

日向縣城西三里曰杵郡大山麓有大石垣人如入

其垣內不歸靈氣甚盛而里民亦不敢近土俗曰

伊奘諾尊陵或曰神代王陵然地名傳曰可愛陵

則瓊杵尊陵無疑宮崎郡舊都去此南四十里

云此所豫擬甚遠程也重遠考海濱圖此里數非

是當為二十里欵下霧山條做此

重遠曰天目一筒神蓋一目乎此神為神代鍛治今

世稱丁目之人曰加牟治蓋鍛治之訓乎都翁曰
何恐然
屋根掩日也
牟加翁謂道則大日靈貴之道而教則猿田彥神之
教也字道者敬思為都翁曰此語當吏審之
筑前名寄住吉之說非也予聞諸有馬假宿翁熟矣
和支始曰欽明天皇十九年百濟國貢樂人教人是
我國有樂人之始都翁曰此誤也允恭天皇崩新
羅王驚愁之貢上調船八十艘及種樂人八十
是樂人之始也然則音樂不祥之玩也

和支始曰推古天皇十九年每國置比倉是比倉之
始都翁曰此甚誤也垂仁天皇二十七年興比倉
于來目邑又景行天皇五十七年令諸國興田部
比倉是比倉之始也

西峯序三代實錄凡人序勅撰不歸事也
八月鎔引日八而七寸也
重遠謂後改為改

風葉集首卷頃日得一閱是垂加之筆也
頃日再會日薩人聞其言日人曰縣城於日向北方
也城西二三里肥後之界有高山名高千穗其麓
有可愛陵曰杵郡也與宮崎南北相去四十里薩

人曰高子穗，摠名也。二上高山，東西二峯也。東高，名鉾岑，岑上有鉾，長二尺七八寸，卓立岩上。西稍卑，名火常岑，常字國人訓計字，此峯火常炎上。此山，祭瓊杵尊，今摠名號霧山，有寺在日隅之界。瓊大隅府，今號贈於郡，以此考之，瓊杵尊遷都，可見神代卷所謂覓國去者是也。

中臣祓神武天皇即位時，天種子命舉神世古事，定當代，掟解除天罪國罪，天下歸乎神明之誠。以此

告天神地祇也。中臣祓，戊寅九月，向之。十一月，都

月朔，且冬至，翁印可之。壬午二月，又同荒木田神主經是受批，丁亥，重遠著鹽土傳，用翁說，拾其遺

錄于此，其所聞於經是冠以經是曰云云

舊史紀大歲辛酉正月庚辰朔，天孫般余彥尊都檮原宮，初即位號曰元年。高皇產靈尊、兒天富命率諸齋部，擎天璽鏡，奉安正殿矣。天兒屋命、兒天種子命奉神代古事、天神壽詞也。

又曰辛酉為元年，春正月庚辰朔，都檮原宮，肇即皇位。天富命率諸齋部，捧天璽鏡，奉安正殿。天種子命奏天神壽詞，即神世古事類是也。

又曰天兒屋命、孫天種子命，解除天罪國罪之事也。大嘗會式曰：辰日，車駕臨豐樂院神祇官中，臣奏天

神之壽詞忘部入奏神璽之鏡叙

此後御代之初所示天下之法制也因用以為板耳

重遠謂都翁說如此
經是只以為板耳

此後天種子命作無疑卜部家以為天兒屋命作不

可從

此後古者天皇以神道治天下大法而上而人君用

以天下清淨歸乎神明之誠下而萬人用之一心

清淨至乎神明一體之域自古至今崇重无二不

亦宜乎

此後名中臣板者自兒屋命主神事之宗源凡諸祭

皆中臣氏所掌而乃祖天種子命之作則其名誠

當然古書言天神壽詞无中臣板之稱上古所名

乎中古所稱乎其始未詳

日本紀中臣姓始見于仲哀紀所謂中臣鳥賊津連

是也

纂疏云天兒屋命十世之孫巨乃狹山命始賜中臣

姓此說不知本據國史无其證不可從

續日本紀云伊賀都臣是中臣遠祖天御中主命

二十世之孫意美佐夜麻之子也伊賀都臣神功

皇太后御世使於百濟云云今刊行譜臣狹山之臣
誤作巨字訓言乃佐也未非是意美佐夜麻即臣
也狹山也

系高云常磐大連授中臣祓於欽明天皇故改卜部
賜中臣姓此說國史先證而中臣姓為出自中臣
祓之題號於理為不通

瑞穗抄云延喜六年六月八日奏覽大中臣本系曰
按依公天平寶字五年撰氏族志所之宣勳造所
進本系帳云高天原初而皇神之御中皇御孫之
御中執持伊賀志梓不願本末中良布留人稱之
中臣者漢舊之由惟其義也如此則神代稱執柄
人為中臣而自然為姓氏也

稱德天皇神護景雲三年六月優詔中臣清麻呂加

大字稱大中臣也

中臣自神代之姓氏也諸說為至人皇賜之非是凡
姓氏固有賜姓亦自然稱呼為姓有之神代上卷
曰中臣連遠祖天兒屋命固自後世而言者也然
又曰中臣神忌部神則直指二神而言當時已為
姓者明矣舊書紀七亦曰神武天皇元年命中臣
齊部二氏俱掌祠祀之儀此亦當時已為中臣氏
者也加大字賜卜部賜藤原國史皆有其證
中字本系帳之說明矣臣訓與民同寶身也臣君寶
也亦訓於身御身也臣又訓未久良入忠藏也百

姓訓御寶也皆可合考

中臣姓氏也諸說以中字習合中庸為此教之要旨傳會尤甚以板本為中臣氏之職掌耳非中庸之義也

經見神主曰祝詞本起于况屋命此祝詞天種子命作也

凡曰祝詞曰被告神以我心歸乎誠之詞也種子命述作之本意只以此祈神而已後世推說為政之式且意雖可通而非本意也凡觀古代之書者原乎其本其尋其立言之本意為要此被文章古代

之風而非今人之言語故說者穿鑿太過強分明者為艱深多矣是大可戒也

三種萬姓之教也上守之令天下趣乎此也天下之人立心如三種之教則天下具有不平哉後世人情澆薄改法萬端然揔而言之亦不過三種之教也

中臣被俗稱也今為天下通用之被不必用中臣之號故神宮傳來本无中臣字

凡訓有上古傳來之訓有中古習熟之言有近代流行之詞今之學者欲專解訓義於古代訓語之難

通性以今案傳會之反不免強辨不情之失蓋
太古之言明白固可有之而其難明者自其常分
耳不必深求之

國御柱天神御心大本也心御柱國家鎮護天照太
神御心之本元也是國家无二之靈所雖有神秘
一祢宜外不能知之

祓有内外清淨伊弉諾尊分上中下瀨祓除是滌洗
外穢也外淨則内清又有罪咎出贖物由祓祈神
内清淨也推而言之鎮念慮拂雜念使我心合于
神心亦内清淨也常拜自己神明則雖治天下國

家亦惟心之所適莫不通矣

五部書固間有古傳然本外宮神職欲附益外宮之
神威偽撰之者鎮座傳記心御柱徑四寸長五尺
皆非本來之寸而四德五行亦習合耳

其心清則說道無言是乃靈鏡之形天地神明之
本體也經是語止此

高天原皇居也又曰清原スハハト作止毛又毛燒南須賀原
也是寄禁闕之詞也

高天原神留坐天子坐于禁闕也紛ハ多說皆非也
神漏岐指高皇產靈神漏美指天照太神命詔勅也

古史記曰高御產巢日神天照太神之命以於天
安河之河原神集八百萬神集是也此吉田內宮
正傳也重遠謂予問經是經是從古語拾遺謂高
皇產靈神皇產靈豈前後所考不同歟
視吾舊日說如上然近日視吾說岐謂天照太神
謂高皇產靈不知何說重遠謂瑞穗抄曰岐父方
產靈也是與視吾後說合經天照太神也美母方高皇
是曰此說穿鑿不可用也
垂加風水鈔曰神留坐謂天照天神神漏岐指高皇
產靈神漏美指神皇產靈兄弟故曰岐美鎮座傳
記及古語拾遺有明證此說蓋出于伊勢太宮司
也

垂加說神代初出高皇產靈神皇產靈曰人骸而兄
弟也門人皆從之予謂高皇產靈有未生有已生
神皇產靈非人骸也重遠謂神皇產靈亦當有未
生已生此謂非人體恐當更
考
風水亦為一說載岐父方美母方之說予因備考延
喜式之祝詞難一決中臣被從古事記為是其化
祝詞所指蓋各不同竊意漏諸也岐男神美女神
併稱諸神歟重遠謂予所取與垂加本
說及經是同見鹽土傳
瑞穗國水火調和之名也
知食延喜式祝詞知行訓知食令領之也伊勢物語

曰春日里尔志留与之志天是亦春日里有所領
地也

經冕曰高天原神留坐被中第一要言也日用不當

志此一句也

高天原謂神之留處或謂天地之間或謂天或謂五

十鈴川或謂皇居或謂一之所指各不同當隨本

文者

一氣之元化健而不息譬之蒂牙穿沙而生非依蒂

訓高善惡以理也

語同志般根本立草乃垣葉仁語止天者一草一木

皆有神靈故有草木言語之說然古老曰當宮御

鎮座時作平大石小石伐撰草木奉造宮社蓋與

此意同乎荒迭之初人物稀少草木暢茂岩石稜

刺乃削平之造都因以此成曲言耳

日本國其谷豐饒實勝於西土天竺謂之瑞穗國謂

之食國非偶然也經冕語止此

神武紀曰大畝傍山東南樞原地者蓋國之壤區乎

可治之即命有司經始帝宅是西北畝傍山而東

南清明四神相應也

諸說謂天子所都稱曰高見國非也景行紀武內之

言曰東夷之中有日高見國

伊勢大宮作每柱出地上與入地下同定而地底有

礎 直遠謂間之經是曰心御柱地底自然

下津磐根宮柱太敷立玄櫛為瓊杵尊祠引鳥見

靈時无枕者之言也

千木椽端也堅魚木鳥躍也故板葺无堅魚木

千木榿木神代通例也故伊勢社皆有之人皇以後

皇居外不許之雄略天皇令燒志貴縣主家可見

今賀茂北野无之卜部每社上之誤也

御倉垣訓身有柘亦一說也

天御蔭曰御蔭信守說是也今常御殿南簾亦曰曰

蔭外宮一說為榿代船代內鎮座之事玄櫛從之

非是

梨木曰天御蔭高皇產靈尊曰御蔭天照大神下鴨

東御蔭社奉祭以兩神蓋以二神德化天下泰平

也御蔭社鎮王城良方誠有以也宙加翁從之

古史記中卷有迹淡海之御上祝以伊都久天之御

影神御上神社伊奘諾尊也

玄櫛稱奉後三條院出御記錄所自聽百姓訴是不

知神道之奧海陸不通神代之擬也禁祕抄曰无

左右出簾外見萬人事能不可然在簾中之條
在寬平遺誠又曰後三條高倉雖大亦天運不久
白河鳥羽後白河雖不然吉例也禁祕抄所載如
此我國之道與異國不同如不知神道與祕政事
法式皆可入西土之風可戒後三條院重儒輕神
國祚不永可鑑也聖德太子賢才無雙兆民古今
思慕而終于太子无子孫孝德天皇重儒正聖朝
之政而運祚不延是皆輕我道之故也

中臣被任勢以為天下之擬而固為被也卜部偏以
為被耳重遠謂外官說蓋如此也
櫛從之經是亦偏為被也

生剽逆剽重言也文法耳非兩件也

許非兼他太父本罪之外兼括他罪之辭經是曰許太

非兼他之辭

天津罪止宣別互宣別延喜式作法別分立法式也

此天罪遠流之法式也經是曰法別萬葉

國津罪諸說漫杵尊至今日之犯罪也此說非是

此開闢以來國民之罪也

生乃膚斷殺人也死乃膚斷傷死骸也經是曰傷人

人之句法如此

白人白子之類古久身謂黑身至醜病也物之色甚

深謂古幾黑音即為訓與菊同下部傳也

殺人及傷死骸者死罪也白人黑身棄於天者互避不可而人之旋也諸社家言惡病依被切而愈者非是

已加母犯罪以下歷言之者古人文句之法也是東鑑所謂投櫛息女之類也元恭天皇二十四年六月事亦此也

畜犯古事記明矣

信守因四姓受四災之說非也

罪出天武探出在心之罪也

素尊流罪蛭兒放棄於御子尚如此故天上地下令

行禁止然後被以清其穢也

有罪行罰有疾其身隱居有災其身戒我國津罪止

法別成就政事之辭也猶若下少罪探之心中可

改之也如此旱修被以掃其穢也

重遠同玄搦以此一段為刑法以薪與麻為贖物然

已母犯已子犯之類假令自首亦非薪麻之可贖

意者天罪國罪之人國有明刑臨時皆已斷決然

國有如此之罪過皆神祇之咎當有所自致而其

汚天地也大矣故御即位及六月十二月之晦致

祓以解除其穢以清天地歟曰來說未傳受也玄
櫛雖有未盡而傳受之說也

天津宮事卜部八箇大事蓋古有天津宮事之遺法

為祕傳中古失其傳以習合惡說為祕傳以譏伊
勢之傳是逸本傳之故也

延喜式以此祓為六月晦之祓是在大臣忠平大納

言清貫暗於神道故也此祓所用所載非是謂遠
以此祓為改法
故不取延喜式

瑞穗曰大中臣三字大中臣氏勤行時不用不然此
三字為无用也且大中臣姓始于祭主清麻呂則

後人加筆分明也此說是也

金木信守四座置八座置說是也吉田失其傳為幣

串非也

古者八足案外置案數多四座置八座置等皆置之

彼案今其法絕矣

千座置座座藏也經說取
鹽土傳

安家作人形流之瑞穗亦載之

安家名越祓管貫輪每年鞅公武是木異國傳來也

鴨亦有水无月祓管貫輪可疑

八針有三角疊紙古之幣如冰蚕紙後世事也

後拾遺和泉式部思事皆豆幾年止氏麻乃葉遠哉

利尔幾利氏毛波良比都留加奈此歌尤叶於安

家之祓經是曰神宮亦六月晦祓用根掘

信守曰神道无尿管者是也桑名松雲引名越祓不

用此說誤矣

諸社家曰有罪者修此祓罪消有病者修此祓病愈

誤矣

太諄辭相傳曰有祕文詳尋祕文大日經頌文也視

吾曰雖佛經意合於神道可取也王代一覽後相

原紀曰兼俱自先祖兼延代為吉田神主勤下

曉恐說字

祝役至兼俱以佛法傳會神道解脫其術此祕文

類蓋兼俱傳會也經是亦初言有祕文再三質問

乃言无祕文蓋定說非立談之所發也經是經是

曰太諄辭謂上文祝詞也

宣礼下知之詞天子令祓天罪國罪之下知也

天津祝詞太諄辭以上文條佳例法式天下泰平

歸乎神明之誠祝言也神慮感通不亦宜乎

經是曰此祓拂罪為本旨謂之改更非是上文云

皆為言此之序詞也如萬葉集歌每首稱帝王之

治世也

四國中非正中之義只就其中之謂也

九部書十二部書皆外官人述作也是為附益豐受
宮之神威偽作也神道我國天下公共之道也當

以日本紀舊事初書為證不可取他說也

寶基本紀千木智義也與儒習合也

今世有案有臺古者只以金木結束置之也號四座

置八座置亦只四處八處置之耳吾聞於古老曰

八足案亦至近世尚用結案世變不遠也

八座置下寧四座置略儀

太諄辭於以宣之下有口訣

古无臺故軟物皆附木枝御幣插木亦此例也今神

宮有樹枝附幣禁中之式割杖頭以銅鉤飾之插

宣命下之以稱鳥舌人上貴人新狀有插竹又有

鷹鳥附樹枝皆故實也經是語

上鴨鎮座神名上下賀茂社家說不合古歌物語等

本傳神主四十歲之後傳之

近江國櫻谷神社在湖水邊近石山此祭瀨織津姬

也重遠按神名帳曰栗

古史紀仲哀紀曰天照大神之御心者亦底筒男中

筒男上筒男三柱大神者也

集說曰霧訓截也

解繩中古以來行事也今不用之

彼方謂遠方以本傳也

中臣祓四神唯一神也

經是曰燒鎌猶萬葉言燒大刀也

瀨織津姬川瀨有波如織綾之神邪也即內宮荒祭

神而八十福津日大枉津日同體神也有神祕神

宮外不傳之

經是語
止此

哥吞是也可吞非也分一字為二字誤也卜部曰

可可神號而有口訣恐非是

出雲國加賀鄉之名亦國造之祕傳也

玄櫛曰速秋津姬月讀尊荒魂也集說曰速開津姬

月神也日本紀云月讀尊者可以治滄海原潮之

八百重也都翁曰速秋津姬无象當无社然雄略

帝以後以多賀宮為外宮荒魂是依水德神也因

以瀧原為造化之月稱月讀荒魂此說今有從者

有不從者玄櫛集說從者之說也月有上下弦望

是有象也故有社玄櫛說是也月讀尊本无荒魂

伊奘諾伊奘冉亦无荒魂

經是曰以速秋津姬為
月讀尊荒魂舊言古事
无此說以潮八百重之語傳會之說也又言月讀
尊无荒魂亦非也儀式帳月讀條有荒魂雖不指

神名有荒
魂則明矣

伊吹戶主為神直日大直日本為天照太神之和魂
八十枉津日大禍津日初生故為荒魂神直日大
直日矯枉而後生故為和魂然天照太神極尊故
不奉號和魂只譬和魂耳外宮鎮座之後移為外
宮之荒魂今內宮本宮為如和魂也重遠按和魂
神第一撰神荒魂多賀宮字波豐受太神宮仁奉
副從給者也鎮座本紀曰伊吹尊身洗石眼因以
生名号伊吹戶主神即大神分身也故亦名曰大
神荒魂也據此說高宮亦為天照太神之荒魂非
也和魂也

重遠問神功紀任吉荒魂祭于長門國豐浦和魂祭

于撰津國任吉荒魂明矣和魂何指也曰任吉對
天照太神言之皆為荒魂撰津對長門言之撰津
為和魂耳

三女心化无形然為神祇賜玉故建殿祠之三輪心
化无形故无殿是乃上古之法然今无形亦有殿
又相殿之傳下部尚失之岳加嘗語予曰神道今
諸家不全博尋天下諸社之傳可也不可拘一說
富哉言乎

氣吹戶主在天地則風在人則息也即一氣之主也
號曰天柱國柱又曰風神物雖畫而理當也氣雖

散而主不動也。春之陽盡乎秋，秋之陰盡乎春。無
盡之物，以號氣吹戶主，不動者為主。流行發用，即
此神之力也。人者自情移情，感觸時物，失天真，如
能氣吹放之，歸乎天地之一氣，則无形无跡，而即
天之靈也。根國底國，坐速佐須良比呼，則存乎我
體之陰靈也。須佐須良比被，以歸乎本靈矣。則我
即神，神即我，而天人唯一也。

高宮固有象之神，有靈鏡，有寶殿，此神本當為月讀
尊之荒魂，而此尊德方而不足配，故初祭如天照
大神之和魂。今祭為豐受大神之荒魂也。

備荒和二魂祭之，限於瓊杵尊，其見于阿波羅波
命記內外宮皆有荒魂之名，无和魂之稱。

經見曰太和姬世紀云，多賀宮一座豐受荒魂也。伊
奘那伎神所生神名伊吹戶主，亦名曰神直日大
直毗神是也。此紀始以伊吹戶主為神，直日大直
日同體之神，不見舊事古事日本紀等，可疑以解
除時出現言之乎。伊吹戶主只氣吹放之神，而
為被戶神耳。

五部書皆為外宮祠官筆作，載神宮故實多矣，亦有
可取也。然其所記不知本據，可疑者亦多，其本意

只欲外宮神威並於內宮作之則不足信也
高宮為內宮攝社今為外宮荒魂天照太神之荒魂
後世恣移易之不知何說

問外宮水德之說見諸書未得其理外宮為國常立
尊國尊在神代卷无水德之說只內宮以左鏡為
荒魂故外宮對之右鏡為荒魂因分水火乎曰外
宮神者為天照太神日別御膳調進夢喻雄略天
皇曰丹波比沼真井原坐吾御膳津神止由氣大
神欲招吾許乃遣使奉迎鎮齋山田原日別奉供
天照太神朝夕御膳是延曆二十三年外宮神宮

奏覽儀式帳初載之依此內宮朝夕二時御膳无
急奉運送聖武天皇神龜六年運送道路有死穢
无路避之遂參進之以此宗天皇御不豫有御卜
知太神宮御膳觸穢事因恐後世亦有此始於外
宮建御膳殿于今奉供朝夕二時御膳其式長宮
神生子良等出每日巡番勤之遂為外宮神夏大
神御國讓授齋庭稻穗亦為御膳料大嘗會御田
及大隅高橋兩家奉供日御膳亦皆同儀式也大
社供日御膳亦准此也外宮神曰豐受大神以祭
稻御靈也豐者褒美之詞曰豐御酒曰豐御幣曰

豐宮川皆同受者約訓字介食亦訓字介御膳之
義也是外宮為天下五谷之太祖故有此神號也
以此為國常立尊之一名舊事古支日本紀等不
載之國史皆外宮鎮座以後之書也如外宮為國
常立尊何不曰是外宮鎮座神耶舊事古支皇孫
降臨供奉神列云次豐受神外宮度會坐則非國
常立尊可知也古語拾遺亦不載之外宮祠官曰
水者御膳津神略語也然則先有御膳而後有水
名乎太膳實字獨取御津虛字為水訓為水德亦
似不通也內外高下之差其證多端內宮御鎮座

四百八十一年之後奉迎外宮神是為內宮之外
宮也然內宮火德外宮水德相對言之予不得而
信之經是語
止也

四神皆一神也故曰姬伊吹戶主不曰姬文高貴而
簡耳

風葉集首卷曰翁曰我神道四為造化氣化身化心
化造化心化无形也氣化身化有跡也此字神代
者所當知也又曰天神七代者造化之神地神也
代者身化之神伊奘諾尊伊奘冊尊兼造化氣化
神號下部未生之伊奘諾伊奘冊已生之伊奘諾

伊奘册之說正謂此也。未生則天之陰陽造化之神已生，則人之男女氣化之神二尊生國土山海草木而生天照太神，此天地唯一之道也。都翁曰：造化日月五行皆有象，如國常立尊無形也。心化亦帶杖衣皆有象，菊理姬無形，當各有說。天神七代造化之說如此，而門人又以高皇產靈神皇產靈，彙為人體，是皆可疑。

伊勢四神一神傳，卜部五神一神傳，同傳也。

罪咎已盡，則天氣乃留乎我，國常立尊惶根尊寤乎我心矣。

左男鹿之枕詞，鹿速乎聞聲而寤，立其身，故譬諸神，聳耳聞此祝詞也。延喜式作馬引立馬亦速乎聞聲也。

高天原神留坐天津祝詞太諄辭，可吞吞三箇大事一子相傳，但兼連僅十歲，故附託惟足，此兼從所記置之。

八耳伊勢无之安家祕傳也。集說葵法是西天之法也。

昔者諸家皆神道也。中古儒佛二教渡貢，而後獨傳神道者，吉田安倍也。白川起于近代，藤波伊勢神

主一流耳能傳上古之風深知王者之天業者莫如安家雖吉田不及也諸家不知此只為卜筮祈禱之家可恨也

同備言荒和二魂者非人骸而德極盛則无此說故獨瓊杵尊有此秘内外宮只言荒魂而不言和魂者恐敢指定人骸也諾冊二神本兼造化故不言二魂也素交鳴尊為性惡掩而无荒和之論火火出見尊以來固當无不備荒和然或其德不若乃祖之神或云神益遠而不言之故惟限於瓊杵一尊乎曰然内宮當指本宮為和靈然至尊至靈故不敢贊言之耳其他未說得之

經見曰祓除至清則天照太神宿乎吾心矣蓋諾冊已前天地之化猶未熟而无形只說其理耳至二神造化生育之功極矣至此天照太神生為因為天地之大祖而為萬姓之神靈矣

天元地元人元 經是語止此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秦山集

雜著

甲乙錄六

八幡白幡四赤幡四降于宮前又神託曰譽田八幡

麻呂也白赤二色幡天子御幡今誤曰錦赤白旗

分賜源平兩家也重遠按一說尔之幾者尔丹也

先年長崎大火災後大村因守訪隱元予豫參坐定

後語及長崎火災隱元曰長崎異國船入津富榮

至極殺災鳥甚夥其精上平天感成火災事意謂

長崎富榮致火災然矣言魚鳥之精可疑先年天

事當作予

台山高野山皆大火災是非莫鳥之精可知也禁
裡炎上後光明院時獸肉入御清所致災也其後
禁裡院中回祿數度東福門院崩御之後止是亦
富家之所致也江戶大火災數度是諸大名家宅
華靡之甚古今無類而人家障子画菊紋富家菊
屋著大菊紋大名與僮著菊紋是皆所招災也伊
勢宮殿所示天下萬世也而諸人只語古人質朴
之風而不知其所以教我人也悲夫以上戊寅所聞
靈印靈符皆出於仙家異國傳來也凡二百字許
佛訓出于親鸞淨土和讚重遠譽之都翁是之

由良由良自左而右也

垂加翁曰五文字出於望月家神道

先年兩宮遷宮初朝廷任外宮之申請外宮遷宮先
內宮遷宮後載之口宣被下之後內宮訴陳再有
朝議改前議返納口宣內宮先外宮後被改口宣
如此五部書亦不足證多矣

奉幣當揖一座一揖祓宜授幣右手取串中左手取
串本置左膝上倚左肩如狎左臂而拍手小大左
手持串中右手持串本振之左右左公卿不振只
有其意耳
而持幣正面如持笏再拜密誦天柱國柱再拜密

誦天柱國柱又振幣左右左注同上有願則白或誦短袂若袂長或有祈願啓白拍手大小一揖還幣祔宜立退當揖而卒

又入鳥居時一揖行誦曰神乃在鳥居尔入波此身与利日月乃宮止明再住三返已至神前皆揖一坐一揖拍手小大再拜密誦天柱國柱再拜密誦天柱國柱於此或誦曰袂立留古々毛高天原奈礼波洗棄留毛荒磯乃波或三種大袂若誦中臣袂畢乃再拜再拜有懇願申畢又再拜再拜有別願或代人祈願又再拜再拜凡拜以多為敬願事

多則拜亦多各畢坐揖皆揖而退

左右左又左右左諸家如此卜部初左右左後右左右內宮右左右又右左右予所傳天子右左右臣左右左故源家王孫用右左右藤氏臣下用左右左然凡臣下左右左右通礼也以上已卯所聞

異國物語二冊西土韃靼琉球无人島之風俗可考繫華地多詐而天質朴地无事而壽

當三月七日節會土御門兵部少輔役紙燭是執松明前行也古風尚在堂上可見

東寧府天神嚴有院親自拜參

神武綏靖等以義為謚皆當有訓嵯峨醍醐地名訓
當同伊勢賀茂

孔子訓久之又訓不敬ケラヌト花釋迦訓義久留位ト莊子訓
義奈義乃波奈

日光山宣命勅使菊亭內大臣殿悉以訓讀之

橫山幽齋精于中臣祓具知岳加翁與大宮司中臣

問答事其言曰岳加同祓幣後如何收大宮司終
日終夜之對談怠倦卒尔答曰收納宮社此大
宮司誤也流川為定法云

寶基本記曰持統天皇四年庚寅大神宮遷宮六年

壬辰豐受宮遷宮元明天皇和銅二年乙酉大神
宮遷宮四年豐受宮遷宮爾来无外宮先內宮後
之例以此證改遷宮宣旨為內宮先外宮後此許
訟十年前事也

日本緘之法勾收同寸以弦為長四半半折之也箋
題博全木五分之一長全木三分之二大經師曰
博六分之一長五分之三

三位泰福卿書曰紙燭者以薄墨紙作之長二尺許
如鬆於殿上持之步行於庭上用松明也

予聞三器之傳四十三歲精聞之四十六歲也此傳

不過初老莫傳蓋恐其造竟之心妨乎道也
筑前肥前之境皆振山貝原氏曰三代實錄及古書
皆屬筑前也云云年黑田家錫島家訐論此山檢
使下向視之山峯分通兩國境界分明辨財天堂
在峯稍西數代屬錫島家附領知舊記亦有證貝
原說非是錫島家勝之林家具知言之
甲源軍法勝於諸家而竟滅亡諸士屬於當家矣信
長公殺人而不忌秀吉公才有餘而无德皆滅亡
當家自然和惠東照宮常慕賴之不語正成蓋有
微意也

流水社在上鴨一號大森社昔洪水流留于此云

藤井川在河內

岳加翁遺囑公通鄉四十歲之後當怒風水之絨蓋

恐其自負也今果如翁之慮可嘆以上庚辰所聞

神武訓加牟多計見古語拾遺訓本

東寧府管神祭九州宰府別當來向皇都菅原氏族
使者各裝束拜參林大字頭詩卷頭都翁詩卷軸
各子息長肩衣袴出座和歌披講三十首持明院
殿門旁勤之翁能五番觀世大夫役之仙洞御所
下賜御制衣其儀盛矣

鹿島大宮司藏忘部丹齊朱注神代卷

薩摩及相馬家風相續凡五六百年非儒非佛一味質朴而已矣那須家亦然其他故家風易俗移可

觀者咸希
林大學頭贈門弟以儒服號野服長比羽織色青緣

三寸許黑前襟合似僧衣本并上河守所贈道春也非僧首者不服

朱雀訓安計免古書有之

故菽原祕說祕訓自筆記者家藏焉以此考之視吾所還授兼連卿僅十之二三也已

知而言之

土御門內大臣通親毛呂古志乃世波宇豆連止

敷島也末止島根波久之加里計利

由余對秦繆公語重遠舉之向曰此蓋合乎我道之

微旨都翁然之

汝在也幡旗端岳也宗齋皆忘事也老公大人也災

異業蝕也蝕蠅也福晴蠅也倚思邪也喪思也儀

弥添也斬殺枯也士候也術謀畧訓也性惡祥皆

訓佐賀吉出境也惡類惡也

鬼訓陰死訓曰枯玉訓足誠牙訓火凝覓訓目加叙

訓蔓切知訓裂透義訓事割皆非也以上三種玉也鏡也釵也已所聞

日本釋名半是半非而不知秘訓也附以

北畠准后正統紀曰神武等謚以音讀考元集准

后神道得十之二三不足取也

假名日本紀天文地理訓阿米乃阿也豈知乃古止

波利波利

二月十四日有宣下藤原光子叙一位賀儀勅使醍

醐中納言殿叙位勅使石井少納言殿宣旨持參

小外記御身固土御門三位殿三月九日於御黑

書院御簾外疊上三位殿御身固畢小外記自庭

上至緣亂相持參少納言疊上取之授本庄安藝

守笠間侍從侍從取之自釣簾下上之亂箱入宣

旨箱也其蓋盛砂金還賜之十二日勅使饗應親

自御能十三日御暇賜醍醐殿銀二百枚御服十

領一位家賜銀百枚賜三位殿銀百枚御服五領

一位家賜銀五十枚御服五領御身固料米二十

斛自京都發日注來宿驛司不供張祗承甚嚴重

也重遠按亂箱名目抄作覽箱泰福卿下向日拜謁雜談及重遠等事

泰福卿謂都翁曰神道流汎從今亘號安家神道
加經晃所示為羽翼焉吉田白川藤波土御門此
四家下賜主上著御之御祭服故號神家他家不
能預也信圓亦與聞焉

又曰藤波殿感信經晃深矣

笏牙象也牙神代神聖持之大已貴火闌降不用兵
以德平順于德也至神武德不及古以兵治之自
是不能用牙而用笏也牙神代之事然不可不考

倣也

重遠按天兒屋命以笏為神體笏非起于
人皇也知裝用笏蓋小牙也示不忘古也

予使昔尹學右職予五世之先助左高門定繼始稱

安井氏定繼以上皆稱洪川氏為公方家有職者
與小笠原伊勢一色等相並為八家我家中失有
職家傳爾來粗探出有瑞緒因今昔尹學凡有職
之學日用常行政務成敗无不備真古學也薩摩
以五十三條掟五百餘歲立國相馬亦以先世之
掟數百歲保家此皆出乎有職之學或學大過而
以或无學而以皆不知有職之過也

岳加曰三諸身室也大已貴神躬被瑞之八坂瓊也
吉田祕說曰幸魂奇魂八坂瓊此三玉為三室為三

輪

三輪大神中有大鳥居兩方有小鳥居各一无神殿
只拜山耳

武門八家有職小笠原伊勢一色吉良今川澀川小
池山名也

畠山滿基從子澀川右馬丞源光顯知行河内澀川

郡是有職達人公方家職者也光顯子近江守光
重知行播磨安井郷故為氏山城二條城西太秦

東安井村光重家宅之跡至予八代也以此有志
于興有職使昔尹字之世上一般有職只故實法

式耳至其理與奧祕非其家不傳凡神代道術人
皇改更臣下人品之褒貶日本之教无事而不備

焉不使下密加翁聞之得其筭爾遺恨萬然此亦
惟守一家不備具傳八家為无瑕亦密加平日之

銖教也
大坂陳時大權現賜予祖父御朱印其文載澀川郡

久寶寺村家忠記有此文无下賜事月日及文與
家忠記有小異今藏于家

鹿島物忌女東長門守姊也先神主大宮司女與長
守姊各書龜甲於神前七日燒之大宮司女名為

灰長守姊名不燒因為物忌女俗曰齋宮

清水小兵衛惟義得神籬磐境之傳授之菅信圓重
謂惟義嘗曰近江大津有鈴木與三兵衛浪人也
出自播諸兄公其家軍法傳神籬磐境之傳存焉
惟義傳
得之

信圓曰惟義說三輪慎也俗言懸輪是也此有傳來
乎或自發明邪未詳

惟義神道與儒習合也

東長門守鹿島社家為五位受領正親所公通卿門
人也

歌跡也和歌日本跡也

薩摩木田氏今年為曆字始東行曰於薩摩未曾見
乞巧人至上國始見之其凶目可驚也凡薩國有
職之改每事疎簡而古風也非儒非神无華靡无
妙句真常世鄉也

御身固御祈禱也天子及公方家皆於上段親受祈
禱一位家為尼君故為簾外行事也

笏牙象也牙泰福卿尚曰未傳得而三條實教公嘗
曰知之然此公高貴豪簡人不得而門之但傳言
神武帝未嘗用之則其說粗可推考乎今柄字楯
字梭字皆與牙同訓也

无象神无社外宮國常立尊天御中主尊此二名无

象然一名高皇產靈尊而有造化人跡取其人跡而有社

山城御影社祭天照大神與高皇產靈尊即内外兩宮也

三輪心化故无社昫肩亦同此而有社者賜大神所嬰之青玉以此為神骸故有社

都翁門許可人田村右京大夫殿米津内藏助殿也菅信圓自土御門殿許可之

薩摩祖忠久者賴朝公子也之任國時畠山重忠作其十三條掟授之至今用之

源滿仲生賴信賴信生賴義賴義生義家義家生義

國義國生義重新田義康足利義康生義兼義兼

生義純遠江守義純生泰國畠山上總介義兼法名

泰國生時國畠山阿波守時國生貞國古本國時國生貞國氏河内守

貞國生家國尾張守家國生義熙治部大家國生義熙位下

義熙生滿基畠山播磨守滿安號昂滿安山九

或名滿貞滿字廣苑院滿安生光顯号澁川光顯右

河内澁川郡光顯生光重安井隱岐守光重近江守

有職達人光重生重顯將軍重顯義勝公重顯以澁

安井或号澁川將光重生永行安井攝津永行攝津

居河光永三郎左光永生永行安井攝津永行攝津

内河光永攝津光永生永行安井攝津永行攝津

定繼安井即定繼生定重安井主計天正五年通

人、大坂兵圍攻定正安井勘介定正生宗順安井

居、既戰死、无嗣定正安井勘介定正生宗順安井

衛、宗順生次吉安井勘介定正生宗順安井

歲為圍基、御相、手也、是、則、原、御、陣、次、吉、生、春、海、家、

前年也、後以圍基透、遠、故、為、其、家、次吉生春海家、

唐花

有職八家今有參有小笠原伊勢吉良一色山名今

川就中小笠原伊勢有職見存而時有達人尾張

家有小池氏亦有職者也惟澀川有職不傳八家

傳來中澀川家如此傳等語時或有之耳

表筒中筒底筒之祭出干有職家與秘也

君賜臣時有太刀有目錄臣獻君時太刀而已目錄

授奏者不持至君前此為實禮是小笠原秘傳也

泰福卿言禁裡之式亦與此合

安家神道昔日卜部傳來近世後陽成帝勅傳泰福

卿祖又泰重卿然本多習合岳加正之經是說予

告之

太元器禁中時有用云

先祖祭錐伊勢吉田无定說職者達人西三條殿當

春為日之少宮則公卿亦无正說惟武家八家有

職傳神武帝之制是誠所當信從也

竹机变，為柳筥，又变為板机，又变為八足，又变為御

厨子

公卿職者固多，然皆延喜以後，警萃之式也。不傳得神武綏靖二帝之法，惜哉。

舍人親王所製小坏，于坏質素儉約，誠神聖之遺也。

然延喜格式不知從之，用華靡之式，王道所以衰

也。是有職家傳來也。重遠謂華靡祭先起于用明天皇見瓊弁拾遺

昔尹傳得犬追物，牛追物。昔尹傳言，墓火子孫衰絕

之兆也。又曰瀛，不必限海野之遠，亦曰於歲。又曰

葵有綏靖帝之法，孝德帝雜用西土之法，吾道衰

矣。

神前太占，龜甲二各書，所思鑽槽取火，以波和加木

燒之，其不應神慮者為灰，其應神慮者自存，此亦

上古之法也。波和加不花櫻也。

藤森鳥居十年前尚用黑木，有皮頃，聞氏人建立白

木，朱塗，嗟悲矣。

庶子祭先之證，天兒屋命之齋，太宗為近衛殿，庶流

為吉田家，西家皆建春日社，祭之。是吉田依神道

傳來，欣又甲斐源氏皆新羅三郎之胤，而武田為

嫡家，小笠原為庶流，共祭祖先，長時公國時齋神

鏡來于參河。是小笠原依有職傳來。歟。雖庶子以
義起祭先。則何害之有。

君祭臣之例。春日及東照宮。每年有勅使。臣祭君也。
例固不勝枚舉。

岳加翁齋。吾靈以土為神。骸是固。有傳來。然不若鏡
如玉。然則庶哉乎。或有嗣續也。雖是天運而傳來
亦不无遺恨也。豈國雖萩原鎮齋之无相殿而已。
此亦傳來之失也。

祭用柏葉。延喜式載之。今伊勢用之。敷供物。下於武
家。鎌倉殿時。餅蒸飯盛。以朴葉。朴有質朴之義。故
用之。不知其始。其後人或用楮葉。藤九郎盛長。盛
願曰。世已趣乎文華矣。是澀川家所傳也。礼意以
此可見。祖先之祭。或置糶。置糶。隨交友。門族之所
贈。但不過一兩尾可也。亦布朴葉。加其上。也。菓子
亦同。此故實也。

巴紋水渦之象。防火之章也。
人見友元語曰。薩摩守殿好畫妙。達有所愛。唐墨漸
漸磨損。因求之京師。長崎无有也。臣下或告曰。五
六代之裨君。調度封庫。珍墨多品。踰今之所愛。然
祖先之器。不再用。鎮腐之封庫。是薩摩古來之法。

也故終不用其墨而止坐客聞之往往笑其頑古
友元曰薩摩守家法如此之確故五百年来治國
而不動也頃曰薩士木田氏來學予舉之木田曰
墨事不知其有無惟先世之調度封鎖而不復用
則得實說云木田本出自武藏秩父郡賴朝公所
附忠久也日本之風本如薩摩君君也臣臣也百
姓百姓也萬古一日也西土不然聖人用權匹夫
為天子臣為君蔡九峯病諸是有所見乎變古有
職之所最忘藤九郎盛長之言可見也

當年風雨饑荒偷盜乞食所在有之以此思之薩摩
自古无乞丐百姓皆米食忠久以來五百年不易
此聖賢亦所不及乎

頃日昔甲得澀川滿貞家法一卷是我家所先得之
有職家尤所珍也其書曰某十三歲時始任將軍
家聞我朝之則於公卿之家不立堂為肝心持藤
綱之用心可嘉過也賴之於吾有如何情素加心
令奉公云々我朝之道之難有難言述言少而叶
萬合戰之道亦不知於他國為如何謂可干耳勿
留心於他國之道云々其書之所云如此子右馬
丞亦有職達人神道亦聞之是元祖之家法雖不

合于心亦无^レ奈之何^レ而其言與年来所講符合而
當今氏族再興之時忽獲此家法一冊豈非神慮
乎藤網青砥氏賴之細川氏也深戒立黨尤所當
鑑焉今朝廷亦有黨武家无黨泰平國主亦有黨
之家多矣可不敬思哉

神代冠見舊叢紀

當今常御衣用白羽二重不深此土御門殿所言也

白羽二重舊叢紀所謂白羽乎二重未考縮緬紗
綾綸子雖我國織之无着御之例

問瓊矛拾遺曰極為質素則子孫衰矣如何曰是有

職家之傳也禮順時為大居今之世專為古之淳
素為子孫衰微之兆如文可也小笠原家傳曰
澀川氏領知河内半國其治家也僅如二三萬石
微少之家是以子孫野也此小笠原識澀川以為
其家之傳云

始死三日改服置棒二木於下四角立柱四本下敷
竹篋上掩竹篋中坐屍上下四方以布卷圍之腰
以下在土中腰以上在土上蓋土藏之高可三尺
四尺築之此上古葬法也至聖德太子掘地八角
藏屍其中以竹篋蓋之掩土稍高於平地是埋穴

之始也。至孝德天皇，輕神道，益失古法矣。

表筒，祭正中之一祭日神也。宮殿祭者，或新殿，或紫

殿，祭之也。三種令人持，蓋垂仁天皇以前當如此

也。

楮手坏，手坏，縁邊以紙卷之也。今七、五、三，膳以紙飾

之，以其遺也。

中筒，祭供物，雖不同世，固行之。長量，綏靖帝以御

手示人，以為定法云。

江家次第，御神樂供物，多是中古為孝敬，加厚，失太

古之法，表筒中筒之教衰矣。

高机，无貫木，處當神前也。

同綏靖天皇，御宇，人情邪，而表筒祭不用。如何曰：此

言神代風俗，歷世移換，以為表筒過於質素，而少

加文也。重遠謂表筒中筒於神武帝當然也。在綏

靖帝不少變之，則不能祭神武帝，其變亦

當然也。是恐不可言變古也。大内之法，固貴質素，然中古御神樂加筆策，是亦不

可已乎噫。

太嘗會天下諸神一神，不遺焉。表筒，每年用之中筒

三節，五節有之。

空位之祭，不當久用之，必有神骸為是。

水晶玉受天火用之。又如自然不磨者，數多是私考也。

海祭不用酒，安家祕傳也。

水火鎮祭，安家祕傳也。豐受，五穀神也。日本紀，舊事，无豐受，為國常立之說。是外宮傳會之說也。經見言如此，與外宮說大不同。

知訓志留，即左止利略訓也。

神前供，朝日置，朝如常川魚，鯉，朝魚腹向神前，右頭左尾，祭畢調煮，拜食之。

公義書札式曰：吉良殿、澀川殿、細川殿，不書名字，只書官。富山書名字，是三管領四職，當表方，澀川為內執事故也。

保井氏壬午冬，復澀川氏，此捧系譜，祈請朝議從之也。

大惡不可不屏之，小惡容之可也。俊秀不可不用，然大用則與譎穿多黨，不可不思也。

頃日訪真田采女正殿時，主人玩樂器曰：今夏土守郎相促學之，予白予壯時學之，三十年来措之，主人曰：何為？曰：字筆多備前守，主人曰：記得否？曰：今

遺忘矣。但五常樂尚頗記得。主人請合管。乃合五
常樂。太平樂。板頭。主人曰。比日於土守。即為樂。而
節拍未調。笛音不出。足下之笙調子。能令笛亦好
吹。予昔日與名人。每合管。故予柳亦非下手。予因
主人及琴瑟不離身之雜談。予雖有所思。未敢言
之。音樂之自異方。未不吉之例也。我朝不用異方
之物。大神之掟也。予三十歲。吹專字。音樂而悲患
事不斷於家。至初老。專講日本紀。而悟樂有哀傷
之聲。因之矣。平民一類。專用之。而凶。可鑑。真田氏
蓋未思也。

我國之道。執心懇到。不淺。依茲傳授之奧。祕工夫。規
模珍重。有其人。可示授之。許可畢。神道立安
家之流。以岳加經。晃之說。為羽翼。至我朝之故實。
大為吾家之庭訓。非筆墨之所盡。吾家再與之初首。
傳古道於南海。亦相同起源於生洲者乎。大神之
國。息聊不可忘也。可恐。可慎。元祿十年壬午仲
冬。底筒日。

我國之道。獨立乎我國。上一人。至下萬民。朝夕仰習。
而他國人。不能通之。故王一姓。而萬歲。君臣之
道不絕。今至下賤民。亦許獻大神。以一種者。諾冊。

二神相傳之國而君民皆有萬古譜笈之恩義也
不仰而信之哉

人品雖極善大用一人不協神明之意衆臣大駭用

之同而少著高下為善至人皇臣咸甚盛而世乱

比是也人君之於智臣師門之於才人大著眼

可也切加厚不可也

以上壬午
干所御

大原真守公朝只有一腰之極有吉瑞之名

小角職傳稱小柳篁小笠原澀川家傳雖有其名京

都萃靡失此器久矣今武藏山野出之正月每戶

神膳用之

清朝用韃化天下大治然大酒游觀有兒女之志是

其弊也欲假我數年看局終如何

木田氏曰琉球使者適北京者於南京乘河船行程

數日又行陸路行旅欲買物者一兩人則忽有盜

剽奪衣裳故雇旅館人數人魚貫買一物其艱難

如此與我朝之風大異

重遠謂乙酉秋琉球人使
西土還者五十一人許漂流

來土佐清水留止至歲終其所言亦如此只言南
京旅館有元名浪人突至強誨旅人以元替之字

久坐貧旅人飲食如此者
多旅客苦甚所在皆然

御厨子今日流行之器大古器高長各二尺許博一

尺許有柵內入先祖靈鏡小笠原長時去國歸

於松平時齋御厨子去甲斐衆笑曰武將棄鎧携
持兒女之器是不知我國之道故雖強盛而滅凶
理固當然也

勢宮所用之柏俗云止久良倍其葉狹長似弓弦葉
與時俗之柏不同

鴨葵祭二月第二酉日冠懸葵稻荷祭四月卯日亦
冠懸葵而葵相似而細看不同

米浸水細碎以稟包之今云志止義是神代之食也
故為供物經晃曰以笹葉若木葉包蒸食之是古
代風也故今亦蒸飯為供物俗之粽西土製也

大村因守使狩野養卜畫和歌三神命齋藤唱水示
授之唱水曰三神人丸亦人王津島也養卜打掌
笑曰恠哉吾向為堂上畫三神非此說兩人爭辯
頗甚喧因守和解之

出雲路終為日之少宮可歎
唱水以柏崎所謂緣塗為鳥帽子不然澀川家寸法
結法深色皆有傳

梨木在京推大夫祐之曰日蔭葛俗云狐乃於賀勢
四時青而不變長六尺許山陰生正月上卯日日
蔭椿枝桃枝石葛聚此四種作鷄形謂之卯杖供

神前又置家庭倉庫防火災云

重遠謂椿海石榴也鴉鷓鴣也皆俗

字也

小柄ナツカキ并古皆用木竹用金鐵起于中古

野太刀藏在西三條家白鞘也他家不曾傳

昔尹今学弓礼弓礼非弓矢之說治國家之道也牛

追物大追物皆弓禮也

職傳皆神道之跡也其奧秘皆與神道符合妙哉

八幡宮日本武尊舍人親王極園親王多田滿仲五

社奉鎮齋龜井戶菅信圓遷宮行事

神體銅舩代八寸八角大而難隨身今年改二寸八

角奉齋神地山土及玉

禁書表水引古法黑白二色也今用白藍二色故他不

能用之澀川家加之妻紅也金銀水引先年武家

禁之

同梨木以義智鬼三訓皆對不知以予所聞岳加及

土津告之不服

三種訓傳視吾傳之土津土津傳之予

春日机横榭黑木以藤結之盛供物於柏是春日社

家中宮内少輔所傳也

義祕訓无切紙智鬼有切紙玉牙有視吾切紙鏡三

一說、一說、人皆所說、一說、垂加之說也、一說、无切紙、
假名日本紀三十卷、寫竟、此書今在水戶殿、加賀殿、
梨木曰、皇都昔有之、近年不見、
相馬自道種立國守武藏七百年、
弓式神代以來之心法也、

神懸人家以、小為貴、神田明神、神懸奉采天羽車、
冬小石川出火、當社延燒、雖救援多人、皆欲挽羽
車、須更火入寶庫、年來之神寶悉煨燼矣、可惜
笠掛不難字、但非弓馬煨煉不使、

我國之道、不棄人為要、予自少侍、保科肥守、井上河

守密、欸或時河守謁、肥守予豫參語、及某甲、某甲
為某乙養子、己為養子、而後乙生子某丙、甲別賜
御切米、丙為家督、乙死後、甲丙有卻、是申不守乙
之遺訓、故也、肥守極譏甲之不義、河守與甲知舊、
救之甚力、肥守不平、河守退、予送之玄關、還後侍
肥守、肥守曰、河守救不義者、甚不是也、予申曰、河
守於玄關語、予曰、中將殿之言、尤是也、但吾是其
言、則甲為棄人矣、君子不棄人、如棄人、非忠、故吾
犯顏爭論、肥守默然、予嘗疑河守嚴毅、以言不類
其人、頃年粗聞有職家之說、河守字小笠原之傳、

於故右近殿門下稱堪能以此始知河守之言出
於有職也又予家族某有孔行增山彈正忠謂河
守曰聞某有孔行事件云々吾欲責之河守曰決
不可如指孔行責之彼庶赦不再踵門然則彼負
瑕為棄人矣予隔障子聞此語密告某後又閑談
之彈正忠彈正忠必告之河守然河守終不語予
此事與某懇歎如舊此亦右件傳旨也又保科肥
守家族有孔行拳族告之肥守欲責之肥守曰足
下等只責之曰不得已則告予今予為不知可也
竟竟平矣又先年八宮流謫之時前期延二條家

以家老為使者以八宮過惡告京尹板倉防守防
守切責使者曰使者誤矣何不密告而使人傳達
也吁八宮為棄人矣其家而棄親王不祥莫大焉
何不思之甚歎惜久之此亦合乎職傳矣今儒者
於交友一交不合紛爭唾罵欲一生不見其面何
其乖於我道之甚邪又三十七年前武江大火延
及奧御殿松平主殿頭及一人忘姓名率卒防火
而熄翼日將軍家面褒美兩士時伊豫今張城主
松平義作守掌奧殿加下知尤力而无褒賞作守
意謂大老不達吾之忠勤稱疾不出卷說多般保

科肥守令人告作守曰若主殿年少氣勇言不賞
之子若足下勢同老中雖有勤勞自是木今之事
何足賞邪若老中曰勤勞之甚如每事加褒賞
不失改辭年速出仕可也其使整平賀玄純也作
守感勤視事如初此乃日本之道有職之傳无堂
之改也嗟乎土津可謂智矣

